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蔣濬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續資治通鑑綱目

朕披閱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內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有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謾罵所云乎向命儒臣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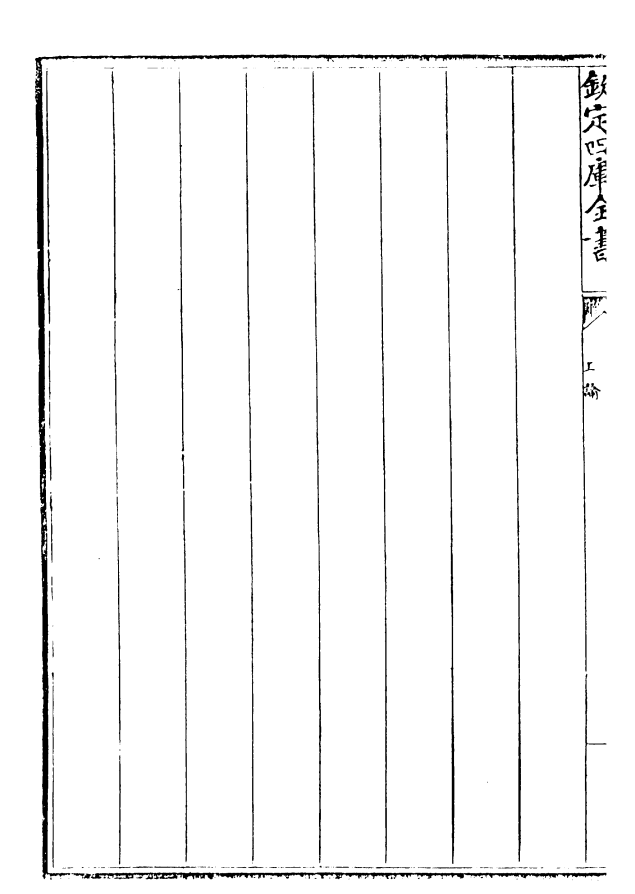
通鑑輯覧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
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内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
之常例顧以中國之人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子
義例森嚴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謾駡者朕
於通鑑輯覧内存弘光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蹟附
録於後又諭存楊維楨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然於
春秋之義實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至於東
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右

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毋論桀犬之吠固屬無當即區別統系昭示來許亦並不在乎此也況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訕笑之詞至史筆係千秋論定豈可騁私意而廢公道乎夫歷代興亡前鑒不遠人主之道惟在敬

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綿億萬載之丕基所謂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為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所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廣義內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處著交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粘簽進呈候朕閱定並將此諭冠之編首交

武英殿照改本更正後幷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照本抽改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特諭



上諭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内發明廣義題辭

甚矣周禮等發明廣義之爲誣而謬也夫一統而斥偏安内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爲急急也兹發明廣義乃專以貴中華賤夷狄爲事貴中華賤夷狄猶可也至於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則不可而矢口謾罵誣

白為黑又豈温良君子之所為哉嘗考遼金元三朝惟金世宗元世祖二帝最為賢明史冊具在美不勝書而廣義則曰世宗固一世之賢君雖中華令主何以過之然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要亦天厭其德故使之有君無臣僅成一代之小康耳夫賢如金世宗而又責其無臣且謂天厭厥德金世宗有何德之可厭豈非中外之見芥蔕於胷腹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乎又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一條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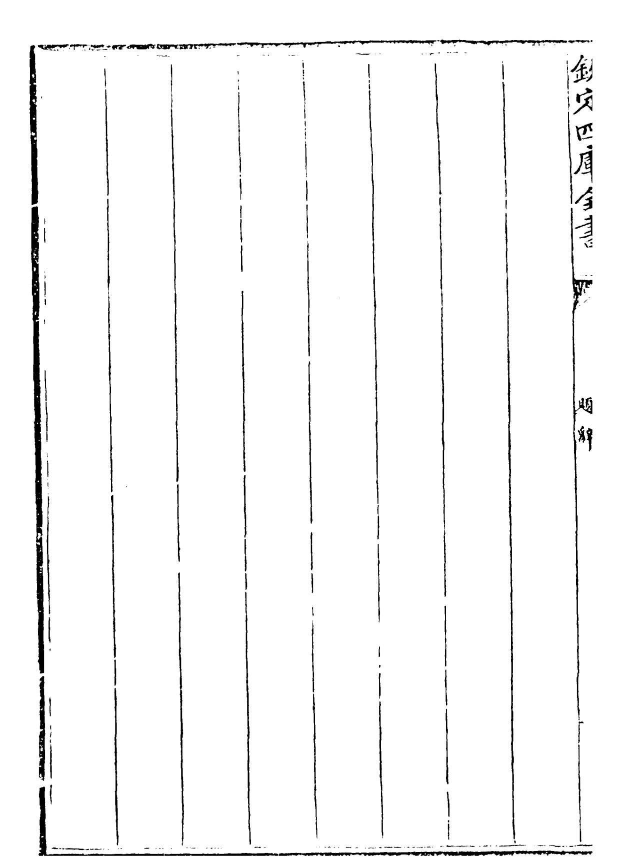
主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此正敦尚節儉率由舊章發明乃云用夏變夷固為美事奚必禁而絕之特書曰禁深貶之也夫以遵舊制不忘本者而貶之尤為拘迂紕繆且自古變祖宗之章服制度者不數世而國勢衰弱元魏遼元已事可鑒彰彰甚明秉筆者獨不觀前史之事乎最其甚者蒙古額呼布格自歸於工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等伏誅一事額呼布格世祖介弟也受

命鎮和林乃敢搆逆興兵僭稱尊號其罪可勝誅乎元世祖以諸王乃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惟誅布拉噶等此世祖之大度曲貸其死可謂疑矣乃發明謂世祖致令其弟僭立和林則所以處之未盡其道布格之悖未如象之頑而世祖處弟之友豈不有愧於舜乎云云其言尤為背謬夫象之傲不過不順於家所為鬩牆之釁耳額呼布格則儼然稱帝謀危宗社也其罪之輕重大小不待智者明之而猶謂不如象之

頑乎益不然矣且春秋之義善善欲長從未有以堯舜責人者若象於舜升庸之後如顏呼布格之所為舜亦未必復封之有庳而乃以此責元世祖非惟不公且不明矣又如書太子珍戩卒一條下載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初閱之以為太子珍戩令人毋讀蒙古書是忘本矣因重檢閱元史本傳則云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令入學巴拜即令其子入蒙古

學適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其子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云云蓋珍戩之意以蒙古人習蒙古書自其家傳舊學如今滿洲人之於清文童而習之不須入學始能也命學漢人文字則欲其兼通經史知古今事耳乃綱目删改本文且云諭之以毋讀蒙古書則是毫釐千里而使後之讀綱目者竟以珍戩為忘本有是理乎總之是書之成乃成化時商輅修輯其後周禮續為發明張時泰又續為廣

義附刻于後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甚至矢口謾罵誣白為黑其所關于世道人心甚大昨既命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去其破口者以符孔子春秋之義兹復舉其尤紕繆者數端用作題辭仍録是書卷端以存是非曲直之公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俾覽古者得以折衷焉雖然千萬年後寧無如周禮輩其人者之顛倒是非誣白為黑者乎吾于是知懼矣然而悠悠之口其亦不必懼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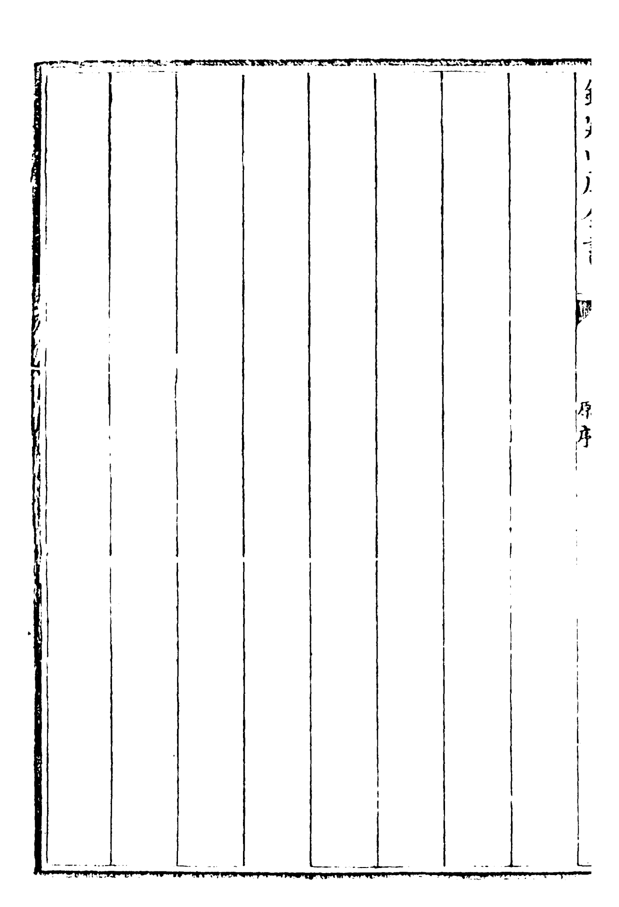


成化御製原序

朕惟天地綱常之道載諸經古今治亂之蹟備諸史自昔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資於經史焉我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輯成大全綱常之道槩然復明後有作者不可尚已朕祇承丕緒潛心經訓服膺有年間閱歷代史書舛雜浩繁不可殫紀惟宋儒朱子因司馬氏資治通鑑著爲綱目權度精切筆削謹嚴自周威烈王至於五季治亂之蹟瞭然如指

諸掌蓋深有得於孔子春秋之心法者也展玩之餘因命儒臣重加校訂鋟梓頒行顧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槩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敕儒臣發秘閣之載籍參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爲一書始於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而凡誅亂討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

正名分以植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聖經仍命梓行嘉惠天下於戲人不考古無以證今觀是編者足以鑒前代之是非知後來之得失而因以勸於為善懲於為惡正道由是而明風俗以之而厚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茲乎用述其槩冠於篇端以垂示無窮焉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凡例

凡提綱分目悉遵朱子凡例

凡事迹悉據正史（謂宋遼金元史及皇明實錄）正史或有闕畧異同參取宋長編元經世大典等書增入訂正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於目之末以圈隔之或出某人曰以爲别疑以傳疑也

凡得天下有救世之功者每進（綱目於漢唐皆然）宋得天下頗類唐故開寶八年大書如武德七年例

凡入中原而未一統者不紀元遼金夏皆不紀倣漢唐例及金元得中原然後分注紀年於宋年下倣晉魏例

凡外邦得統中國正統未絕猶繫之中國及外邦全有天下謂元世祖中國統絕然後以統繫之其間書法間亦有異如中國有稱兵者不書反叛之類及中國有義兵起即吏之於列國如秦隋之末

凡未踰年不成君不帝不崩如元明宗倣春秋王子猛及子野之例

凡遼金元官名悉從簡畧人名更改異同者依其初稱

及其本史為據

凡諸儒論斷附於目中皆稱姓名其出於正史者止

稱史臣

總目錄　　史部十五　史評類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
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臣等謹案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明商
輅等撰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訖于元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大書分注悉準
朱子綱目之例厥後周禮撰廣義散系各
條之下其持議偏駮紀事失實名為續朱子
之書實無能為役也明陳仁錫刊本取以附

于朱子綱目之後用備宋遼金元四朝事

實逮我

聖祖仁皇帝御批綱目遂因仁錫之舊並是書亦予

加批刊布其中紕繆間有

駁斥而未嘗改正我

皇上稽古示訓一稟大公

洞燭是編之非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乃敦

儉由舊之美也蒙古額呼布格僭號于和林

後自歸上都元世祖以其為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止誅其黨乃敦族含容之度也而是書曲加詆毁又如巴拜以其子入見太子珍戩珍戩諭之以學漢人文字蓋欲其兼通經史也而是書删改其文曰諭之以毋讀蒙古書則并其事實失之矣此其背謬之最甚者其他誣罔是非顛倒黑白不勝枚舉因

命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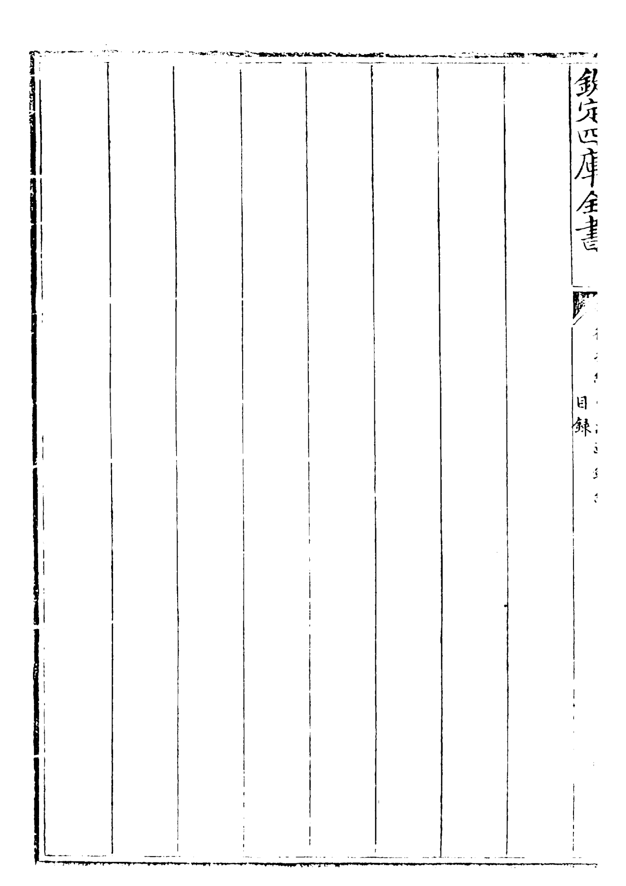
皇子及軍機大臣詳加考訂存其時事之可稽者易其論議之偏謬者更正板刻俾曲直不淆考驗可據卷首冠以

勅諭及

御製題辭于是春秋筆削之旨燦然具在非獨是書之幸亦億萬世讀史論古者之幸也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盡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凡十五年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北漢孝和帝劉鈞天會五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是歲周亡宋代新大國一舊小國四凡五國吳越荊南湖南

凡三鎮

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韓通死之

匡胤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

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前殿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咨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境正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

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久身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淩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

門為彦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彦環挺劒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宫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偏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華山隱士陳摶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發明 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泰討逆賊羽故綱目以即皇帝位書之明其正也

自漢獻衰微曹丕篡奪浸淫至於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考舊史往往以禪位為文嗚呼自堯舜揖遜傳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於子而不傳於賢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自私而傳子天與故耳三代以降抑何堯舜之多耶是乃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可欺乎綱目正名定罪皆書稱皇帝廢故主而畧無寛恕其義自明迨夫匡胤為周點檢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周朝諸臣為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害故以全節予之所以遂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范質

王溥王彥昇等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意明討賊之旨嚴是即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臣故備論之

廣義　臣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絶哉未嘗不嘆其言為至公而有所自也何也蓋石敬塘篡唐而為晉劉暠篡晉而為漢郭威篡漢而為周彼晉漢篡國之由姑置弗論且以郭威篡漢言之當夫漢遣郭威伐遼之日威至澶州自立而還廢其王贇為湘陰公吾知匡胤之意以為周之篡漢亦猶漢之篡晉漢之篡晉亦猶晉之篡唐歷代之君皆爾吾何為獨不然故率意因襲其蹤而無忌憚也且古有朝委裘植遺腹之大義烏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為君而廢之也耶嗚呼匡胤稱尊號廢幼主與周太祖郭威如出一律非篡而何且夫見得思義者君子之心見利

忘義者市井之行觀夫匡肩高平之戰謂將士曰主危如此吾獨何得不致死力由是身先士卒卽退漢師厥功茂矣其後受命伐唐之初匡肩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肩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弘殷乃得入觀此則知匡肩君臣之義根于胸中牢不可破雖父子之親弗能逾也使其秉心塞淵不改前轍托孤于周不亦美乎或曰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異姓奴隸黥徒皆得為君匡肩此舉迫於衆情之不得已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而為天下之義主也匡肩義主也奚可罪哉曰非也王道不過義焉而已一有非義抑豈所謂王道哉故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況秉其主之幼而篡奪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邪曰其事始於麾下之將士而成於匡義趙普耳豈太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心如石之

不可轉雖爲獲弗能奪也今馬彼衆得以售其謀者豈非平日闞知其素志之有在耶故他日杜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臣嘗迹夫宋祖篡國之心不在於陳橋兵變之日乃萌於去年周主殂而幼主即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殂則匡胤守義之心自若周主雖殂而嗣君賢而且長匡胤守義之心亦自若也今周主既殂嗣君亦幼故其朶頤之勢突然以興彼一杯守義之水安能勝夫輿薪射利之火哉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世首惡之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五代庸君暗主彼此相承使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曰恭帝雖幼君也匡胤雖賢臣也臣廢其君可乎曰然則武王爲萬世之聖豈以伐紂爲非邪曰恭帝無商紂之暴匡胤無武王之聖使恭帝暴於商紂匡胤聖於武王亦終犯乎君臣之義况乎恭帝不紂而匡胤不武者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陽之薇而

昔於姬周之粟也綱目開卷第一義而予韓通之死節則史臣之論益明矣曰宋與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促而宋祚何其遠耶曰篡迹雖同而脩德則異故也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宋主猶恕故終身不得節鉞

發明 韓通心乎周室闔門遇害乃宋主之仇讐曷為贈之以官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宋之贈通由其良心不昧惕然於中不可掩匿故耳通如有靈安肯受非義之贈乎當時范質等偷生賣國苟焉無恥抑不知贈通之時詎無汗顏警惕邪然不曰贈韓通而曰贈周韓通者所以美通始終為

周因以愧宋之叛
主爾其旨嚴哉

廣義抑考韓通仕周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為水路
都部署則是同官於周而均食周粟者也一
以篡周得國一以死周盡忠千載之下是
非定于是冊君子寧不快韓而鄙趙哉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
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
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
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
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廵北邊宋主遣使
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
點檢令坤亦加
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石守信等雖宋主舊將然與匡胤皆北面事周均饗爵祿彼臣而我亦臣耳宋主篡位少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守信等俛首事賊畧不知恥反效走狗驅馳以搏狡兎既竊周鼎恬然受賞自以為有翊戴之功狐媚一時誇越當代殊不知由君子觀之何異齊人乞食於墦間歸而驕其妻妾者乎綱目書此文無貶辭乃所以深貶之爾

宋遣使分賑諸州

發明　五代之季兵亂凶荒民之塗炭極矣為君者但知般樂怠傲之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彊兵之術求其恤民瘼者寥寥無聞周自世宗號為賢辟然且征伐四鄰骨肉糜爛境內蒼生未盡賙卹於乎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宋主得國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諸州

則其卹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沒其善哉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侯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光義即匡義也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

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發明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皆所以合其散也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蓋亦知渙之道矣五代之世綱目未嘗書而此特書者其所以予之者誠在是焉傳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明其繼志述事而以達孝稱之宋主立太廟帝祖考五代之君絕無而僅有者其天子之規模已具宜其中天下而立以定四海之民也歟

廣義考之分註實儀等議立四親廟者何其不經之甚邪蓋凡有天下者必立始祖之廟故文武之興乃以后稷為始祖而后稷必有廟也臣又嘗考宣王時合祧毀二十餘廟況天子七廟諸侯

六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以先王制禮正以別嫌疑抑僭偪夫惟尊卑名分不同故尊祖敬宗亦異今儀等議立四親廟則其所尊者乃在諸侯之下大夫之上其諸謂之何哉又曰五年一禘似矣殊不知禘祭必有其所既無始祖之廟則以何者為行禮之地耶且王者之禘必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然則高曾祖考者特庶民之分耳豈王者報本之深義哉故後來程子嘗尊始祖于廟朱子頗覺有僭所以止尊三代及考而不及始祖者其意亦為此也噫儀等當宋祖維新之日而事之以叔孫蕞爾之禮不亦陋哉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

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
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發明 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綱目特筆
予之周太祖廣順二年如曲阜謁孔子祠拜
其墓綱目特書美之宋主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
分注言其增葺祠宇塑繪聖像綱目備載美之亦
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氏
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
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關閩濂洛
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
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
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
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

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

質加侍中溥司空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為樞密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仍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發明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孟軻氏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之祿受君之恩非一朝一夕矣刲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昭灼人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讐四維既絕安足為人尹氏論馮道曰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

如斯人者周當廢斥貶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豈有一人臣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用是而觀則不惟贇等無恥宋主亦無恥者矣五代衰亂之極而禮義廉恥爲之掃地詎不深可哀哉直書於策交譏之也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發明 春秋桓二年紀侯朝魯傳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宋主廢君篡國乃亂賊耳當時列國倘能脩連帥之職移檄天下聲罪致討庶幾君臣大義不致廢墜不能以此自明却乃三國連衡來賀即位果何義乎故綱目變文直書遣使

如宋而不曰來賀所以正其本耳此綱目所以作也不然則亂臣賊子將肆其慾而無禁矣

南漢主鋹殺其弟桂王璇興

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遂殺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壊

發明

凡弟鬩牆詩人所刺況手办同氣者乎甚哉劉鋹昏惑之蔽至是極矣前書南漢主晟殺其弟八人此書南漢主鋹殺其弟璇興是何作述之一轍耶鋹惑宦者陳延壽之言遂殺其弟噫鋹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則其餘凶虐抑又不言可知也雖欲長守其國烏可得哉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

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

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勑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

發明 李筠可謂知義矣昔郭威篡周漢湘陰公故將鞏延美舉兵徐州綱目義之故大書周昭義節度使所以見其不忘舊君書起兵所以見其不背事讐書伐宋所以正宋主之罪此皆予之之詞是以數日城陷焚死遂以死節書之也然李筠前史皆以賊反為文至宋則以討筠為說於戲安有篡國之賊反為正而討賊之人反為逆耶謬妄甚矣然則欲知李筠之事者要當以綱目為的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大書曰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伐宋者所以著李筠之

忠義而科宋主篡周之罪也嗚呼嚴矣

五月朔日食

發明春秋隱三年日食傳曰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日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中國有邊患皆乾綱不振之徵也然當時天下未一民罹塗炭宋篡周國則是臣子背君父南漢寵宦官則是政權在臣下北漢引契丹伐宋則是中國有邊患由是胡氏之言可驗而變不虛生信矣故併及之

○宋主以其弟光美為嘉州防禦使○宋遷周六廟于

洛陽。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發明春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傳曰圍者繚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宋主親帥六軍以圍澤州書圍於上而書克於下宋主之惡彰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死則其始終徇國之心著焉故前書起兵予倡義此書死之予全節也夫以筠之一死固無所議宋主寧無少愧乎

廣義嗚呼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為心也前書

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死之學者比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於是乎可見矣

秋七月宋主還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

先是昭義節度李繼勲焚北漢平遥縣俘獲甚衆至是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發明春秋兵伐之例曰輕行而掩之曰襲譏詞也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滅宋將荆罕儒潛興師旅攻漢汾州意以此舉成功必希重賞殊不知反為漢襲兵敗身亡果何益乎故書襲書不克以譏之然罕儒戰死亦能忠於王事曷為削而不書葢罕儒既無上之所命又無詞之可執不過鼠竊狗偷利人土地耳綱目貴義不貴功其削而不書者既以為輕慮淺謀之戒又以為利人土地之鑒焉其旨嚴矣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

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宋主乃潛詣京師求見宋主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宋主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擲

發明　嘗以李筠李重進之事論之二人皆為周之臣子彼節度而此亦節度也何為李筠則直書起兵重進則書謀起兵及其死也俱焚於火何為一書死之一書焚死蓋謀者欲為而未果之詞誅心也李筠一見宋使奮激起兵罵無猶豫重進感鐵券之賜將圖朝宋左右沮之疑而未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則其拒宋乃不得已非如筠之剛斷耳故書謀起兵拒宋則欲為未果之情可知書自焚死則仗節死義之心不篤然較諸偷生賣國者則又異焉宋兩加兵不曰討而曰擊者宋乃亂賊不予其討也此綱目予重進而未盡予之意也此二李是非之斷也

廣義　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親也於李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重進則書曰拒宋曰自焚死何邪蓋李筠雖藩臣未嘗臣於宋重進雖懿親蓋嘗臣於宋矣不臣于宋則是周之臣

也既臣于宋則是宋之臣矣烏有臣拒其君之理邪故豫讓有曰既以委贄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若重進者是誠二其心者也其心既二惡在其為忠周哉君子觀綱目備載李筠重進之事則二人之是非蓋可知矣史論不亦過乎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盧州牙校遂還汴

發明自周室不綱諸侯放恣弑君篡國習以成風桓公弑逆而諸侯朝之卒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罪致討此春秋所由作也宋主篡位一年于兹而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但見唐與吳越

來賀即位而又遣子朝于揚州事之甚謹愈見侵伐何益之有宋主前因李重進起兵厚賜翟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毋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以蕞爾藩鎮懼力弗及況列國乎唐主茍能辭大義於天下連合諸侯併兵伐宋宋必見滅而徒偷安忍恥阿諛茍容曾是以為保邦之道乎是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平五國者五國也非宋也使六國連師足以拒秦五國合兵足以拒宋噫六國既誤於前五國復愚於後可勝惜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契丹烏嚕殺其叔父曾呼

曾呼子宋王喜隱輕慓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曾呼遂死于獄尋追謚章肅皇帝

發明　舉號斥名罪之也曾呼無罪何以書殺見烏嚕之忍也謀反者曾呼之子安可濫及無辜

哉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直書殺叔父其惡見矣於分註則稱追謚章肅皇帝於綱目則削而不書是蓋不予魯呼以帝王之號而亦不予烏嚕以追謚之權其用意微矣

廣義叔父謀反原之可也況為其子之所逮邪書殺叔父所以著烏嚕三綱之絕也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發明　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翕憒矣竇儀周朝之臣翼因滁州之物不以應命是則宋主重而用之者實基於此焉儀躬一時之利以圖顯榮殊無可否於其間而五身之綱常一切棄而不顧抑不知五代以降何無恥之甚哉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過人之才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貶之也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發明 漢武微行綱目譏之宋主踐祚未久輕舉安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一夫不逞包藏禍心其危豈不甚哉有天命者任汝為之則誤矣厥後徽宗數為微行其源蓋出於此源潔則流清詎不信然書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有天下者不可不鑑

辛酉歲凡五國三鎮 宋建隆二年。

是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發明自五代亂離以來王政之不行未有跡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宋主得國度民田則所以勤卹下民監輸民租則所以剗革宿弊此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綱目詳而書之皆所以致其予之之意耳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之謂也

唐徙都洪州

唐主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寢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
贊行者

閏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

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廣義太抵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豈堯舜之得已哉以朱均無舜禹之賢故也使朱舜而均禹焉則傳賢之事不聞於後世不然則禹之傳子何萬世而無弊邪然則有天下者自堯舜傳賢之外無有出於傳子之為正也彼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此宣公所以成宋亂也趙宋之事幾矣或曰莊公之弒殤公是猶子之弒諸父也其為亂宜矣厥後宋之太宗非有莊公之不道是何曾比於是哉曰不然殤公見弒於莊公德昭死由于匡義雖曰下之弒上上之殺下跡雖不同同一不仁之心也非亂而何今杜氏但知周亡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以亡者非幼君也由乎托孤之匪人也使其如成

王之得周公則宗訓雖幼宋主烏敢孫願其鼎哉且杜氏欲太祖傳之光義光義傳之光美光美傳之德昭似矣假如太祖二十年光義亦二十年而光美亦如之然後傳至德昭則德昭至是已七十餘矣焉有墓木既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乎杜氏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為此厲階之說耳況夫夫死從子婦人分也是安得為賢哉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杜氏當曰周主幼而無輔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於德昭吾屬匡義以輔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庶乎其可也不此之慮而卒陷其子於魯桓之惡悲夫且夫古國之所以亡者豈皆幼君邪借曰國君雖長而不賢亦終必亡而已矣惡在其為幼君哉杜氏之說謬矣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閒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

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發明罷典禁兵之事吕氏以為罷之當理愚獨以為不然心病故耳宋主以臣而叛君其心惴惴焉惟恐臣之將叛乎已一聞趙普之言即罷諸將之秩於乎既疑於此曷不謹於彼耶考之分註宋主紿守信等曰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發言亦有是病况宋主嘗以天命是託既有天命何必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天命自歸安有一夫異議耶昔秦政得讖云亡秦者胡也乃役天下之民以築萬里長城未幾

卒亡於胡亥唐皇得讖云女主昌民間乃聚在廷之臣以殺無辜之將未幾卒亂於武氏盖由國政不脩猜忌甚謹人心既離天命亦去然則猜忌者果何益哉宋主罷典禁兵盖亦猜忌之過云爾不然綱目何以不書石守信等罷典禁兵而書宋罷其義可見後之論此者當以分註為按以綱目為斷則是非明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宋以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

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入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

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

第

發明 按分註孫行友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則行友不為無罪綱目書此若無罪然者何也正其本耳宋主篡國是亦亂臣自己昏昏安能使人昭昭故不以討罪例予之況行友周之臣子雖不能為周報讐然能謀亂其志可尚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故恕之恕行友則所以罪宋主也其旨嚴矣

唐主景殂子煜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卒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于宋頌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沙門本漢燉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潮為爪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于宋

發明書入貢志謹也不曰來貢而曰入貢見來之不易而入之當凜也自古王道興則遠方嚮化周公制禮作樂而外夷重譯來獻白雉曰中國有聖人今而宋主得國女真沙門相繼入貢則其

興王之道成混一之勢見矣雖然盛之極者衰之漸泰之際者否之伏幾微之際聖人所謹厥後女真搆兵卒為宋患故綱目於女真入貢必謹而書之以志宋室興亡之本耳

壬戌 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發明 宋廣東京城曷為書見役民為重事也宋主得國之初天下未一民心未寧正宜恭儉脩身以示天下城之廣否何預焉唐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古之聖人恭儉如是而萬國咸寧四夷賓服豈以廣城池脩宮殿然後光耀前王哉其識趣卑陋甚矣厥後真徽之

世土木大興實宋主啓之也形端影正誰不信然故綱目特書以深譏之

廣義 分注載宋主曰此如我心若有私曲人皆見之臣謂其負周世宗者何曲如之謂人之不見可乎所謂明于此而暗于彼者宋太祖之謂也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發明 後唐明宗初令百官轉對綱目美之然則常參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夫以宋主立國規模盡善則其混一天下也宜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廣義 觀綱目具載此條則知宋主急於求治之切然曰初者予以見自此以前無有此美而五

代之政不足言矣

北漢侵宋晉潞州○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發明　慎刑法恤民命王者之盛心也是以旅之大象而有明慎用刑之詞昔唐太宗命臣下三覆五覆之奏先儒美之觀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至哉言乎誠王者之量天地之心也較之諸侯徒事於富國彊兵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綱目直書以美之

廣義此其重民命而即帝舜欽恤之意也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宋禁民火葬

發明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送死大事過於厚之意焉蓋衣衾棺槨必誠必信者欲其堅厚久遠無使土侵膚則是葬者皆歸於土未聞有火葬之禮也苟用火葬棺槨何為以父母之身措烈焰之内人子之心獨無惻怛乎敗俗棄禮莫此為甚直書曰禁乃深予之

○夏四月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鎡歸于唐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從劾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

發明 唐季以來藩鎮跋扈至五代而其禍極矣往往欺孤制弱遞相推讓習以成風恬不之懼朝廷因而授之罔敢誰何以致卒無紀律名分大壞誠王法之所必誅也陳洪進循其故轍執其留後唐不能討可勝惜哉故備書於策所以譏當時因襲之弊耳於洪進乎何誅

宋以趙贇為彰武節度使

贇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絶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贇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

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侵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廣義 分注備載趙贊之功乃趙充國檀道濟李靖之儔耳宋初邊將得人如此王業其無興乎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鬬戰不息生民塗炭其

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廣義 太抵趙普輔太祖以興王業其利澤及人之功固不在管仲之下然其失節之醜與夫浯陵之究受金販水之事曾謂管仲有之乎考亭朱子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宜有以與過美之辭也不然孔子於昭公之事何直受其過而不辭哉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發明 宋主自篡位斥書名厥後止書宋主而已至是遷鄭王冒為斥名遷故主也子路問孔子

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宋主之於宗訓則臣也宗訓之於宋主則君也雖已篡位名分猶存綱目必斥其名者所以扶三綱正名分其旨切哉然宗訓曷為不書故周主已失其國故特貶之綱目權衡審矣垂法嚴矣

廣義嗚呼宋主篡周以來其故主若契丹之烏何能為哉雖不遷可也今既奪其國又遷其主果何道乎綱目書曰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以見匡胤宗訓若塗人耳君臣之道於是乎絶而世變一至於此亦可悲矣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保權年十一矣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

繼冲保融子也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内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酣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

且求援于宋

蜀主鑄鐵錢征逋稅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内用鐵凡器用須鐵

為之者置塲榷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

負租稅龍遊令田淳上䟽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

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略屢陳朝

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

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發明節用愛人為國先務蜀主因用度不足鑄鐵

錢征逋稅則其汲汲然惟務漁奪民財損下

益上之心甚矣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或以為蜀地褊小故用不周然漢

高帝起蜀而得天下諸葛亮治蜀而圖中原當時

且耕且戰軍餉不乏未嘗有國用不足之憂或又

以為蜀地褊小不能興王然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人主患不行仁政耳

編小何嬀原其心不過費出無經以致用度不足苟欲征之於民曷若反之於已胡為剝民之若是耶譬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其能久乎綱目揭而書之以為後世驕奢者戒垂法深矣

廣義 田淳乃梟之龍逢比干也有臣如此而不能用雖欲不亡得乎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為內太師

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埒忿其恣横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

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發明 歷觀漢唐以來未始不為閹寺所誤甚者稱其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其禍極矣南漢立國

閹人弄權彦真讒殺忠良勢傾人主實乃蠹國之蟊賊故綱目不曰南漢主誅而必曰南漢見一國之人誅之也夫以南漢主既知彦真之罪而殺之則必悉屏元惡肅清宫闈可也夫何因袵席之愛甫誅彦真即用李托且又以為内太師一邦之政悉禀行之則是一彦真初誅而一彦真又生矣國家何由而平治哉此其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爾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癸亥宋乾德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

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

初宋主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拒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彊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

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衛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黄州刺史

發明宋之出師未嘗書討而此書討何伐有罪也文表跋扈不臣據潭以叛正王法之所不赦蓋人人之所共誅保權不能討悖逆之臣諸侯不能脩連帥之職宋人是舉為有名矣故書討書誅以予之然文表有罪而繼冲則無罪因而假道乘勢襲之不過利人土地豈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之義乎故書襲以譏之繼冲據有荆南弗克死守偷生迎降不為無罪故書以荆南降可

見荆南之力猶可敵宋而繼沖自降之也其義深切著明矣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趙朗州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宋主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縣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刼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師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

六十六宋主以戸部侍郎吕餘慶權知潭州

發明誅亂討逆固王者之本心興滅繼絶乃仁人之素志文表陵蔑其主宋國興師討之義也今既元惡授首是宜撫慰班師襲執保權此何義耶不過假公營私詐力以利人土地悪足尚哉然則保權獨無罪歟春秋傳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僕故絶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非猶有恥焉俘甚矣故夫入者逆而不順之詞悪延釗也以歸者貶而絶之之詞罪保權也

宋天雄節度使符彦卿入朝

宋主欲使彦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懐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彦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

下何以能自周世宗

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

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隷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

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廣義趙普之相太祖也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止

符彥卿置諸州通判是皆謀國之大者也宋

之興也普

有力焉

宋行應天歷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踈司天少監王處訥製

新歷上之宋主自為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

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擲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

廣義 抑觀洪進漢思之副漢思洪進之主洪進不請于君而擅幽其主則是無君矣唐主置而不問其不綱孰甚焉由是觀之則知南唐之祚蓋已移于此豈待曹彬師臨而後知哉有國者權不

可下移也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彦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發明

綱目於宋主謁文廟則書視謁武廟則書幸輕重之權衡審矣秦以詐力而取天下故白起之殺已降固為因襲之弊其罪亦不可勝言者昔唐德宗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君子譏之宋主斥其惡毀其像胷中涇渭亦明矣其與葺廟贈爵者詎不什百千萬之異哉揭而書之深予之也

北漢主殺其樞密使段常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鑾等謀逆伏誅辭連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婁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發明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惟明者能識之闇者則弗及也段常北漢大臣初無過舉曷為殺之因寵姬之姻戚譖愬故耳於戲袵席之愛雖微其蠹政妨賢有不可得而已者北漢當國家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舉賢黜姦䘏民保境尚恐弗逮無故信讒殺其大臣是可謂得計乎哉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一以明段常之無常又以識北漢之失政刑也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發明 潛師入境曰侵取者收奪之名皆譏詞也王者之師禁暴誅亂而已宋興無名之師以入鄰國之境恣行擄掠攻取樂平不義之甚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美契丹則所以罪宋焉故夫美在夷狄則罪在中國契丹救北漢夏救遼是也美在中國則罪在夷狄宋救平晉救李瓊之圍是也

廣義 春秋書侵者潛師掠境之謂也中國之於夷狄禦之云乎豈曰侵之云乎是時北漢無罪而遽興中國之師非義也跡其侵漢之由不過憾其與李筠之會師耳故書曰侵者其亦不滿於宋云

宋殺其殿前都虞侯張瓊

初宋主爲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侯闕宋主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爲之還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瓊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絶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閱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發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瓊乃宋主之舊將身履艱險死而復蘇其致身事國之心宋主之所預知而不可泯沒者是當以殊遇加之不容浮言揺奪可也

夫何感軍校之譖嫁以非法授柳而死果何謂哉蓋由宋主心中無主因物有遷云爾明哲之君寧如是耶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義自見矣

廣義 不去張瓊之官者所以表瓊之無罪以著太祖信讒之失也

九月宋貶李處耘為淄州刺史

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過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止罷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

發明 處耘之貶曷為削去其官原情也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固不能無擅輙之責故削其官然與慕容延釗不協朝廷貰延釗而貶處耘則亦非公議矣故雖削去其

官而不書有罪又所以罪宋主也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卻之

進從征澤潞還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廵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綱目前書契丹以晉主南下則是契丹貪利而為之倡首尹氏譏其聽命強鄰進退皆出於契丹耳至是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則是北漢挾憤而為之倚強大之力以逼

人國其惡甚焉郭進書救善之也善郭進則罪北漢矣

冬十月宋以高繼沖爲武寧節度使○北漢以郭無爲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發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為國之急務而遠佞人亦為國之急務也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可謂有戒謹恐懼之心矣然於用人則多失焉無為乃抱腹山人不學無術而遽任以宰相之職成湯立賢無方未聞若此厥後弑君篡國皆其所啟故綱目直書以郭無為同平章事志亂始

也其謹於微之意深矣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宋主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發明

鄭起楊徽之仕周也一為御史一為拾遺職既近君責當言路見宋主典禁兵一貽書范質一嘗告世宗可謂有知人之明而盡忠乃事者矣宋主篡周既不能死節必求其次肥遯邱園不臣於宋固其分也夫何貪位慕祿俛首事讐可謂智乎宋主既憾二人當以直報怨因其不職而明正黜之庶幾合義今計宿憤而黜為縣令宋主亦少包荒之量矣據事直書交譏之也

廣義嗚呼鄭起楊徽之乃貪伍無識之小人也既忌太祖於周又臣太祖於宋幸而太祖不以他事殺之殺之則亦已矣更何辭哉

宋折德扆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北漢遣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拘之

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諱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絶自是契丹使不来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懲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溪州蠻附于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子宋乾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勲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勲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勲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勲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㦸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勲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宋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吕餘慶參知政事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猶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

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勑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發明 居正餘慶故周之鴟梟宋主乃恱其才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沉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猨

猺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廣義因其才而治其地太祖可謂行所無事之智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榷貨務

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榷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内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懵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琄為招討使屯洸口宋既克郴得南漢内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税四五錢置媚州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飾之内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宫城左右離宫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德扆卒

德扆鎮撫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宋主以其子御勲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

宋范質卒

質遺命其子勿請諡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發明　綱目凡名臣之卒書官書爵其不書者則貶之范質事宋忠清公亮今而削去其官如布衣然何歟曰質之失節先儒固已交譏之矣宋主弟光義亦嘗稱其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嗚呼質之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宋當廢斥貶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

榮終始極其殊遇至於如此豈有人臣歷仕二姓三君尚可齒於人乎故綱目特削其官以示貶厥後竇儀趙普卒而削去其官義與此同耳

廣義范質者周宰相也不能死君而又忍事二姓其不逮韓通遠矣故綱目削去其官而特書宋書卒者惡之也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

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宋師非義曷為書伐蜀有罪也夫以力服人者霸霸必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蜀以區區一隅君驕臣諂政事乖離不能脩德以保邦却乃興師以挑敵不過自速其

敗亡耳宋欲取蜀之心原非一日第無可乘之釁隱忍以至此及得蜀書率兵西討誠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故綱目以伐予之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宋人得之矣

廣義蜀主奢侈日甚而又任非其人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況乎蜀書之敗太祖寧無辭乎故大書伐蜀者其光明正大氣象可見矣謂非王者之師可乎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

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劒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

初夔州有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棹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

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發明　蜀自被兵以來其守禦諸臣迎降者有之逃遁者有之求其為君死義者寥寥無聞獨彥儔力戰不勝身被重創整衣再拜縱火自聞亦可謂明於君臣之道而能舍生以取義矣故綱目特書死之以著其節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音始和暢

發明　雅樂之音雍雍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祫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主以雅樂聲高近

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可謂垂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故特書于策以深美之

廣義大抵治定功成而後禮樂可興蓋樂者所以形容治功也無非因人心之和而宣暢其情耳故大舜命夔作樂而獨後諸臣者蓋以此也今觀宋祖纂周以來不侵北漢則伐西蜀日相尋于干戈兵甲之間瘡痍未脫樂豈可興雖欲興之皆苟而已不然曾之兩生何以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且以漢祖得國之正而曾之兩生尚爾況乎宋祖纂人之國又非漢祖之比綱目特書曰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者其微意有攸在也

唐主募人為僧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

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發明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是則有國家者當及時勉善用昌厥祚焉唐主酷信浮屠事佛甚謹內出金錢募人為僧嗚呼陋矣五季之時亂極思治彊敵在外攻取鄰國獨不念虞亡及虢之事耶當此之際兢兢惕守邦尚恐弗逮安可他圖為唐計者以募僧之金錢募天下之豪傑以養僧之餼廩養天下之英才則仁賢既信國不空虛宋雖有堅甲利兵謀臣猛將不能南渡而問罪矣弗克以此自明而荒唐如是縱有金城湯池長江天塹奚足為恃哀哉據事直書足以貽千古之一笑爾有天下者不可不戒

廣義嗚呼梁之蕭衍酷好乎佛而餓死臺城唐之李煜酷好乎僧而為宋所滅是則佛與僧者亡國之囮也後世之君有好浮屠者蕭衍李煜傳不可不讀

乙丑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劒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劒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劒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劒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劒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

匿倉令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發明　凡書獲者賤詞也前韓保正書擒此獨書獲者罪昭遠也昭遠輕慮淺謀以挑彊隣誤君覆國弗克效死其罪大矣故綱目變文書獲比同賤者所以深誅之也安有身為都統部領六師而為人所擒易於臧獲尚可以將帥目之哉是以用人慎所擇

宋劉光義曹彬取蜀五州

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緜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

蜀主昶降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夕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廪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帷于講武殿

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發明 易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玄喆素不習武而蜀主使之禦宋是弟子也安能免輿尸之咎乎雖然玄喆蜀之太子家國被兵君父蒙難有人心者便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夫何將兵禦敵至緜而遁可勝誅乎故書遁還以著其苟免之罪國君死社稷在理所當然蜀主偷生忍辱相率降讐所謂溥乎云爾惡得無罪故斥名而書降以著其不死社稷之罪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廣義 宋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若夫蜀之君臣亦皆乳口之兒況其約漢侵宋以發禍蒙乎被俘于宋豈不宜哉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下侵擾之蜀兵憤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刼蜀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槖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緜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

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

發明　昔武王伐紂謂其民曰無恐寧爾也若崩厥角稽首蓋禁暴誅亂謂之義兵誅君弔民謂之王師全斌等初克蜀邦宴遊怠政子女玉帛縱軍掠之是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民豈不亦運而已乎故綱目不曰兩川而曰宋不曰軍叛而曰亂所以見兩川之亂非其本心由全斌等激之而後亂耳㧾在兩川則罪在全斌也然而今年三月兩川軍亂至明年十二月兩川始平則生靈之禍何其慘哉易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

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太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發明 孟泉故蜀主耳昌為斥其姓名失地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此同賤者欲使有國者兢兢業業無危溢之行也前代國君迎降往往滅亡誅戮其禍慘矣孟昶降宋而宋

待之有加老死牖下然則宋之俗猶厚也故又書而予之後之亡國之君書卒者義與此同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琄

廷琄屯洸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脩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發明

甚哉南漢主之戇騃也廷琄以内常侍而為招討輯亡叛訓士卒脩戰備兆民賴之是乃閹寺中之忠臣耳雖有投匿名書之譖當嚴加考究實則誅之否則赦之古之用刑者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慎刑之道貴乎如是南漢主聞譖而殺廷琄殊無可否於其間者及士卒排門訴其無罪而皆不聽悲夫南漢殺廷琄非

得計也不過自壞長城爾用賢之際而反忌賢謂之何哉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閲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椿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别為内庫貯之號封椿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

儻背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常臨觀之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置庫譏也曷為譏人主私藏其財而不賑卹下民所以譏之昔商紂聚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漢之桓靈賣官錢入私庫而終無益於敗亡宋置封樁以收金帛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則是公於民而非私於己者矣此綱目所以書之也

丙寅 宋乾德四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北漢侵宋宋敗之於靜陽

○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

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發明 羨餘乃剝民奉君損下益上甚非清朝之令典也自唐季五代以來習以成風其弊滋甚興利之徒往往於常賦之外掊刻聚斂假公營私獻之者以為廉幹而蒙賞不獻者以為闒茸而罹愆是以攘臂側目爭先為之噫羨餘之物豈為地中所產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耶罔非漁獵民財常賦既辦而多者則為羨餘臣受賞而民受殃矣豈不深可痛哉宋主因張全操之言即命罷之可謂能從其善能革其弊者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耳

閏月宋求遺書

發明 興王之君其謀謨舉措迥出人表蓋由其志在天下志在斯民而非鼠竊狗偷以輸目前

之安子女玉帛之是樂聲音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遺書見於兵亂倥偬之日無情古典尤為所難綱目所書十數百年僅克一見不亦美乎我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于天下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大哉先王言乎此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為泰乎故綱目特筆于策垂訓於無窮耳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十二月宋兩川平

宋主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吕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呰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兩道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集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請附宋

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

韃靼本東北靺鞨之别部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丁未乾德五年○是　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
卯歲凡四國一鎮

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發明　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賞罰國之大典不可不慎必然之理也全

斌曹彬俱為伐蜀之將而全斌等貶官曹彬蒙賞非厚此而薄彼也徇名責實故耳蜀兵之亂蓋由全斌等不修紀律縱軍剽掠之所致曹彬清廉畏慎嚴戢其衆今而一貶一賞者所以示其勸懲之至公若懸以罪之豈舉直錯諸枉之義哉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其義見矣

廣義溺於富貴者全斌等而甘於澹泊者曹彬一人而已向非太祖之明安能致勸懲黜陟之當如是哉

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卻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

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人人懼罪誰肯為陛下將者

宋主乃止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其德不明則百邪隨之而入矣宋主因惑讒言遂忌宿將使非趙普切諫則重贇遭誅幾不能保於乎宋主號稱英睿猶且信讒而忌下況亞於宋主者乎故綱目具官所以表重贇之不失其職曰罷所以譏宋主之中心不明此綱目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權衡也歟

三月五星聚奎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步星歷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發明 有太平之基必有太平之象有文明之運必有文明之祥伏羲畫卦而河出圖洛出書文王修德而鳳鳴岐山此皆世運亨嘉以兆其隆平之瑞耳五代以降時丁極否否終復泰理之必然故五星聚奎以應太平之治周竇儼之言信不誣矣是以世道之隆替關乎氣運之盛衰而非人之私智穿鑿所能必也故特揭而書之

廣義 抑觀宋祖自得國以来其見書于冊者美且多矣觀其度民田賑諸州視國學謹刑罰討

叛逆求遺書削藩鎮之權置常參之官討亂國則恩及無辜公財利則除去羨餘與夫求賢才錄功過一皆公平正大之舉是誠帝王致治之大節也書曰五星聚奎豈非以其和順五行而此休徵自至哉洪範汩陳五行帝乃震怒與此正相反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哉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彞興卒子克叡嗣

彞興即彞殷也

宋以周保權為右羽林將軍

戊辰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二月宋主立宋氏為

后

宋主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

發明　夫婦人倫之大綱夫之有婦猶乾之有坤也乾而無坤則化功不成夫而無婦則生育不遂故春秋傳曰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信斯言矣按之分注宋主元配賀氏卒而繼立王氏又卒而復立宋氏綱目何不書而此獨書耶正名分於始也他日后崩而太宗不成服其罪不言而可知矣其謹微之意亦深切哉

正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祐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

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閔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薄不脩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

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宜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廣義 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各有神異觀紫雲黑龍之事則彼吞卵履跡之兆不誣而趙宋之興也孰禦況於遵誨不念舊惡惟結新恩而其量又非凡主之比宋業之興豈偶然哉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

恩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發明 尹氏曰古人於族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目所以必書其養子者亦是別生分類之意也五代周太祖立子榮其義亦然故併及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閒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

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為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决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胸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外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發明 弑其主者侯霸榮耳曷以歸獄於無為討首惡也春秋晉趙穿弑其君趙盾以不越境而

書弒況無為跋扈無君繼恩欲逐而不能決陰授其黨以弒其君雖能掃除殺霸榮原其情誠恐姦謀呈露亟殺之以滅其口耳豈真能聲罪致討而殄殲渠魁乎然無為排衆議而立繼元者特因其幼沖易制而可以擅其權焉亦非合義也故綱目變文直書郭無為弒其主所以正名分植綱常而誅亂臣賊子於既斃之後其旨嚴哉

廣義 分註載北漢殺君者侯霸榮也綱目何以書郭無為弒其主哉曰昔者趙穿弒君而董狐歸獄於趙盾者以其亡不出境而反不討賊也而況造意者哉綱目歸罪于無為者春秋誅首惡也

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峰等領軍抵團柏谷峰至銅鍋河繼勳前峰將何繼筠擊破

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發明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而已故曰三代之師若時雨且因人之喪而伐之不仁乘人之危而伐之不武北漢主少國危權姦弑逆宋主能於是時聲大義於天下興師弔伐斯為合宜夫何舉無名之兵入他人之國見其喪而不矜聞其危而不恤尚可以一視同仁目之哉故下書契丹救北漢者所以美夷狄而罪中國也其貴義不貴功之意切矣

冬十月宋貶雷德驤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

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勲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特烈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别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欵北漢主不從初宋主使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諜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滅口李繼勲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廣義考之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周公制禮之格言萬世不刊之典而聖人稱之以垂教後世者也烏有子孫富有天下而使祖宗享生前未王之禮耶宋主此舉失矣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羅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發明　北漢主斥其姓名何正名定罪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皆天下之大惡王法所必誅無時焉而可恕也前郭無為以臣而弒君今劉繼元以子而弒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絶矣未聞絶三綱而可以常有其國者世道日衰彝倫日壞哀哉故綱目斥名書弒以著其罪

唐主立周氏為后

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

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倖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樞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發明　列國之立后未嘗書而此特書何正彝倫也周氏故后之妹唐主先與私通因后卒而冊立之夫婦之道乖矣曲禮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安可以君臨億兆乎故特書譏之

己巳宋開寶二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契丹弒其主烏嚕于懷州

契丹主耽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鵞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霄格盥人華格庖人錫衮等弑之

發明 綱目於契丹未嘗書主此書主何亦正名而定分也烏嚕雖云酋長是亦夷狄之主耳君臣之分不以夷夏而有間苟以夷夏而間焉則亂臣賊子將肆其欲而無禁矣故特書契丹弑其主所以嚴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綱目誅亂討逆之旨嚴哉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

西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適宋主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發明　北漢弑君弑母不為無罪宋主自將何不書以討伐而書擊耶誅心也宋主是舉不過利其土地恣相攻擊耳非因彼有罪而興弔伐之師也故不以討有罪之例予之昔宋圍長葛春秋譏之傳曰圍者繯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書圍所以惡之耳用是而觀則詞嚴義正此其所以為綱目而非常史所可彷彿也

契丹耶律賢立

賢小字明安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烏嚕曰穆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發明 契丹烏嚕被弑則書主今耶律賢則斥名書立前後書法用意之特異者盖別起一例以謹耶律賢嗣立之始且以辨内外之防也後皆倣此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

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其城降

閏五月宋主引還

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

此少濟

發明春秋莊八年秋師還傳曰書師還譏久役也宋主輕舉大衆妄動久役圍漢不下歷三月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所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綱目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大抵兵貴有名向之伐蜀也以有蠟書為辭若於漢則未聞其有何辭也特憾其與李筠會師耳故綱目前書侵漢此書曰引還者以見師以曲直為老壯而此舉則曲在宋矣故師不期老而自老也故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之謂也

北漢郭無為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狗

發明 無為大逆不道在王法之所不原抑且欺君賣國屢欲謀叛其罪甚矣分注以殺之為文綱目變文直書伏誅畧無少恕所以誅亂臣討逆賊而為萬世綱常之計豈淺哉故曰微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 無為弑君之賊也去其官而書伏誅者正名定罪深予北漢討賊之義也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彦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彦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履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彦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發明 興滅國繼絕世王者之盛心也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固由於藩鎮之跋扈然當時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廢耳宋興漸收其權則亦已矣夫何因其入朝遂罷節鎮豈至誠無偽之意乎先儒

胡氏多美之臣獨以為不然宋主盃酒之釋兵權一言之罷藩鎮雖於隨機應變而能革一時之宿弊然等而上之王者至誠無偽之心則未也且諸節鎮歷履艱危蕆傳後裔一旦罷之謂之何哉苟或有功則賞有罪則誅勿行姑息自然畏服安用罷為昔周得天下而封諸侯享年八百秦併列國而置郡縣傳祚二世此無他仁不仁之異爾然則詐力安可尚耶故綱目不曰王彥超等罷而曰罷王彥超等則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庚午宋開寶三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契丹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

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

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發明書徵何予宋也書處士何予昭素也昭素當五代亂離之世安貧樂道不求聞達其志尚矣及宋主聞名而聘召錫以殊禮加以美官可謂出處得其正者回視奔競之徒昏夜乞哀驕人於

白日者豈可比肩而彷彿哉

夏四月朔日食○宋除河北鹽禁○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脩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

發明欲觀其國之興衰先觀其政之善否宋自夏徂秋善政多矣如除河北鹽禁如省州縣官增其俸如詔脩前代帝王陵繼書于策不一而足者何盜除鹽禁所以便民省官增俸所以養廉脩

帝王陵所以存厚皆表表之善政五代以降絶無而僅有者宋能行之其治國之政優矣故備書以予之

廣義宋太祖恩及前朝朽骨視他人取天下而發掘諸陵者不啻鸞鳳鷹鸇之相去也嗚呼延祚三百而為垂統創業之主豈不宜哉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

南漢主鋹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勲言鋹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因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

輩自南漢主晟以来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檻皆毀兵器及腐及聞有宋師内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宋遂圍賀州南漢諸文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彦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彦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彦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遅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宋伏兵卒起彦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彦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廣義 或曰宋於蜀曰伐於北漢曰侵則周聞命矣若於南漢則未嘗見其有辭而書曰伐者何

哉曰南漢之罪不容誅矣何謂無辭覩其窮奢極慾殺人如草菅此固天吏之所當伐者也況宋主德政大脩正于時之天吏也且其答書唐主言甚不恭其可伐之罪亦甚明矣書曰伐者此固書法之當也夫何疑哉

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却之

契丹以六萬騎入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敵戰蒲城敵騎少却乘勝至遂城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兵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宋主喜謂左右曰敵數犯邊塞以二十疋絹購一敵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疋絹則敵盡矣自是益脩邊備

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敗之遂

拔韶州

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峰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發明 欲觀國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劉鋹昏庸羣小用事龔澄樞以欺誕而寵擢潘崇徹以忠正而廢棄邵廷琄以直亮而誅夷李承渥以柔佞而進用然猶未也伍彥柔以巽懦

為將帥郭崇岳以庸才為統軍劉鋹進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大要亦無不然是以政事安得而不紊國家安得而不亡故綱目於宋興師而曰伐所以罪漢而予宋也其垂戒後世之意切矣

北漢以僧繼顒為太師兼中書令

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輒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發明昔後唐用伶人為刺史綱目譏之蓋成湯立賢無方固亦有焉未聞無籍孽子為大臣者也揭而書之所以志北漢亡國之本

辛未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

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

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舶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内兵拒宋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于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

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
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
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宫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
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
美曰是豚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
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發明

宋自用兵以來克賀昭桂韶州克廣州勢如
破竹無與敵者南漢之無人可知矣及宋師
臨境南漢君臣不能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而乃相
率迎降恬然無恥於乎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
而効死者義也縱不能遷國以圖存獨不能守正
而効死乎夫何偷生苟免服為臣僕使社稷為墟
生民塗炭豈不深可惜哉若
鋹者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

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絶巧甞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

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發明 嘗觀易之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聖人發其義於繫辭以小懲大誡為小人之福至於上九荷校滅耳凶聖人復發其義以為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以荷校而滅沒其耳為凶之極南漢宦官之禍不幸類是妨賢病國欺君虐民南漢苟有英明之主治之於微而如屨校滅趾可也夫何其勢浸盛凶焰爍人以至社稷為墟生民塗炭正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尚何說之有哉宦官恣横漢不能誅而宋誅之鋹獨無愧於心耶故綱目直書宋誅南漢宦者其所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垂戒深矣疾惡嚴矣

廣義 觀分注載宋主待鋹之事則知其豁達大度出於天性然也所謂帝王自有真其美可勝

言

哉

宋御史中丞劉温叟卒

温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温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黄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内實脩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

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来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發明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此何以書罪唐也為國者當自強貶號與否何預焉不知守國自貶以求媚於人其褻王爵卑先祖甚矣書唐貶國號曰江南甚惡之也其與戰國衛貶號侯貶號君其義同耳觀者詳之

廣義史稱唐主遺普白金太祖以為可受及從善来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之君臣皆服其偉度臣則以為不然密賚者正欲使普聞之適足以愧其心如漢文之於張武是也不然

何其所賚者如遺普之數焉噫唐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焉足以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于唐而不顯普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河決澶州

東滙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為開封判官謁趙普閽者不即為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發明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乃理勢之必然也故豕立伯有之事偏見於春秋之世山崩川竭之應每生于戰國之時值斯之際天下未一生民未寧災異之來必矣然澶州乃宋地曷不書宋河決澶州而槩書河決澶州災在天下也若止書宋則是天之警省豈止於宋而已哉綱目之為斯世惜

亦深切爾如春秋

書梁山崩同意

壬申宋開寳五年。是歲凡三國一鎮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仁肇客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廵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

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舘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發明　唐主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既畏宋之侵伐貶號稱臣事之甚謹殊不知徒示削弱何益之有苟偷目前之安曷若自彊其國春秋吳信讒而殺伍員戰國趙被間而殺李牧楚項羽被間而不用范增南史宋被間而殺檀道濟此皆昏君闇主之通患不旋踵而國為他人所滅矣仁肇乃江南之人傑觀其深謀遠慮迥出人表苟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亡夫何因宋之間遂鴆殺之於乎抑不知宋之所憚者仁肇耳仁肇既誅則江南長城已壞雖欲久有其國烏可得哉殺非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廣義　李煜之有仁肇項羽之有范增也太祖之間李煜陳平之間項羽也項羽亡於漢高李煜

亡於宋祖一轍矣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宫人

發明　災異頻仍董子以為天心之仁愛故逆賊風雨足以致黄龍之治平景星慶雲足以致開元之稅駕能脩其德化災為祥不能脩德災異之来必矣綱目自庚申至於壬申十有三年而書日食六河決二大雨一當時之君未嘗見其有省己責躬之實惟此書大雨河決而宋出宫人較諸列國則宋亦庶幾焉耳故特書以予之

○秋九月朔日食○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

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癸丑宋開寶六年。是歲凡三國一鎮　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

謚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發明　綱目於宗訓恒書名此書姓何罪之也不能自彊帝國授人故斥其姓名比同賤者絕之之詞也然書卒何予存厚也自廢至是十四年矣書宋人葬之何予宋人也綱目予存厚茍有禮於先代必以國書之書謚恭帝何所以重予宋也此固書法之深意學者所當詳察焉

廣義書曰人者惡之也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别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發明欲得乎真才須精於遴選宋主前命覆試貢士此命殿試貢士則其惓惓於求賢之意切矣豈不賢古而僅見者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廣義分注備載宋主覆試之事其英特蓋可見矣宋之得人豈無自哉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宋主命李昉劉温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爲交阯郡王

梁末交州士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吴昌文死其參謀吴處玶等爭立擢讙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静海軍節度使加封爵

發明　古人於取舍之際甚明而後人則惑之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交州中國之地不幸而陷於逆豎之籍遞相推據僭號稱王誠天討之所宜加也茲因入貢遽錫封爵則是可以取而不取不當與而與之均失之矣遂使中華故地流入蠻荒迄于今而未復可勝惜哉綱目據事直書交讙之也

宋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弟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雷德驤之貶商州也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撾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

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鄭為秘書省正字召德驤為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時呂餘慶以疾解職宋主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宋主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免官而書其人免者可免者也普以可免書原情也蓋宰相代天理物宜以平心處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庶幾不愧是職也普獨相十年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然而擅權自恣挾怨妨賢好利而陰受吳越間金假公而私市秦隴大木則是失為相之道慙德多矣故綱目直書普免以著其罪

廣義柳考趙普周之滁州判官也及事太祖謀謨贊畫言聽計從他人卒未之及夫何不自揣量受賍無恥卒至於敗果何心哉噫士之守節猶女之守身也女之失身者雖潔不足以為潔况不潔哉士之失節者雖廉不足以為廉况不廉哉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其普之謂乎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

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發明唐德宗貞元十三年起復張茂宗綱目譏之尹氏曰苫塊不可以處內縗經不可以吉服擗踊哭泣不可以歌笑燕樂歠粥飲水不可以觴酒豆肉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不惟瀆亂喪服之制而亦陷人於罪逆不孝之地宋主乘僻若此尚可與論人道乎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

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

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北漢主以私憤而殺繼欽其惡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罪北漢失政刑也

甲戌 宋開寶七年。是歲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朔日食。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蕲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

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延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

進次采石磯

發明易曰長子師師弟子輿尸貞凶然則行師之道貴乎老成之人否則必致輿尸之凶矣宋主以曹彬廉慎命征江南可謂師之長子其攻戰圖取不嗜殺人之心見焉然江南何以書伐宋諭入朝而不從有詞之可執也故又書伐以予之

廣義江南無罪書曰伐者尊中國也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彊掘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

江勢之洶湧浮梁似乎難結或當時聯舟而濟也即如晉伐吳時吳以鐵鎖橫江晉以炬鎔斷之夫以鐵之重截江之濶何能浮而不沉此皆紀事者未及深思之過

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假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櫂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闘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

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發明 江南危如壘卵正當選將練兵以決勝負夫何用浮薄新進以禦宋師其亡必矣直書敗走交罪之也

宋始脩日歷

史館脩撰扈蒙請脩日歷宋主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廣義 分注云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嗚呼所處若此其心可謂公矣視彼自觀國史者豈不多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